



《论语》所见之孔子人格魅力

(2007-8-6 7:09:54)

作者：武锋 转载于：<http://www.confuchina.com/>

摘要：细读《论语》，我们就会发现，孔子是一位具有多彩多姿性格的人，有时还很可爱。以《论语》为代表的儒家学说，能在中国两千多年的社会里产生重要影响，当然是源于它博大精深的思想，但与孔子本人的人格魅力也有莫大的关系。

关键词：学者；智者；仁者；通者；人格魅力

孔门弟子亲眼目睹了孔子的人格魅力，并为其所吸引。《论语·述而》称：“子温而厉，威而不猛，恭而安。”孟子说：“孔子，圣之时者也。孔子之谓集大成。”[i]这是对孔子人格的一种轮廓式的描述。颜渊对孔子更是赞佩不已：“仰之弥高，钻之弥坚；瞻之在前，忽焉在后。夫子循循然善诱人，博我以文，约我以礼。欲罢不能，既竭吾才，如有所立卓尔。虽欲从之，末由也已。”（《论语·子罕》）

即使站在今人的立场上，孔子在很多地方同样让人赞赏。

一、孜孜不倦的学者

孔子是自学成才的典范，勤奋不倦的学习是贯穿孔子一生的主题。正是通过刻苦的学习，孔子才掌握了渊博的知识，并授徒讲学，成为一位大教育家、大思想家。

孔子自己承认：“吾十又五而志于学，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，六十而耳顺，七十而从心所欲，不逾矩。”（《论语·为政》）正是通过学习的积累，在不断的学习中，孔子一步步得到提高，从而达到了“从心所欲”的境界。孔子学习如饥似渴，不断的寻找机会充实自己，“入太庙，每事问”（《论语·乡党》）。孔子认为学习要有正确的态度，“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”（《论语·为政》）。孔子以学习为乐，并对学习有很深的体会。他说：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乐乎？”（《论语·学而》）还说：“温故而知新，可以为师矣。”（《论语·为政》）《论语·述而》记载：“子在齐闻《韶》，三月不知肉味，曰：‘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！’”对这一事件，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所记略有不同：“与齐太师语乐，闻《韶》音，学之，三月不知肉味。齐人称之。”太史公多了“学之”两字。综合这两段记述可以看出，孔子在齐国与太师讨论音乐，欣赏了《韶》音之后被其所吸引，然后孜孜不倦的学习，以致“三月不知肉味”，从中得到了极大的乐趣。这正符合孔子“知之者不如好之者，好之者不如乐之者”（《论语·雍也》）的精神。孔子对学习要求极其严格，“学如不及，犹恐失之”（《论语·泰伯》），他常常担心自己的学习不进则退，因此时时策勉自己。孔子好学，而对外界要求不高，“君子食无求饱，居无求安，敏于事而慎于言，就有道而正焉，可谓好学也已”（《论语·学而》）、“士志于道，而耻恶衣恶食者，未足与议也”（《论语·里仁》）。孔子把学习作为终身的事业，在学习上不断修养自己，他说：“加我数年，五十以学《易》，可以无大

过矣。”（《论语·述而》）孔子极力赞赏勤勉好学、心无旁骛的人。他说：“三年学，不至于谷，不易得也。”（《论语·泰伯》）

孔子同样教导自己的儿子孔鲤好好学习，特别要学习《诗》、《礼》。陈亢以为孔子对自己的儿子孔鲤可能有私心，或许暗里传授一些成才的“秘诀”给他。他一问孔鲤才知，孔子除了叮嘱他好好学习以外并没说什么（《论语·季氏》）。可见，孔子把好学的精神也传给了自己的后代。

孔子满有信心的说：“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如丘者焉，不如丘之好学也。”（《论语·公冶长》）孔子以学为乐、以学为荣的精神一望便知。

对于孔子学习的最终目的，有人有过比较好的论述：“孔子注意学习传统文化，其目的并不仅在学习一些知识，而是通过学习来认识生命的意义，端正人生的态度，成就伟大的人格。因此，那种将孔子视为守旧主义者的观点，是颇值得商榷的。” [i i]

二、知人论世的智者

孔子看人不从片面出发，而是详细的考察一个人，作出综合评价。因此，孔子能看到一个人的不足，同样也能看到一个人的长处，不把人一棍子打死。所以，孔子对一个人的评价往往很恰当。孔子说：“视其所以，观其所由，察其所安。人焉廋哉？人焉廋哉？”（《论语·为政》）其中，最典型的是孔子对管仲的评价。

孔子曾不满的说：“管仲之器小哉！”并批评他不节俭、不知礼，批评的分量是很重的（《论语·八佾》）。但当子路认为管仲不仁时（因为管仲未死公子纠之难，反而做了纠的政敌公子小白的相），孔子极力为管仲辩诬，认为管仲有仁的一面。并说：“管仲相桓公，霸诸侯，一匡天下，民到于今受其赐。微管仲，吾其被发左衽矣！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，自经于沟渎莫之知也。”（《论语·宪问》）既有批评，又有赞美，可见孔子知人论世的视界是开阔的，眼光是较高的。在对管仲的评价上，孔子也批评了无条件忠君不知变通的行为，这一点很重要。因为我们据此可以知道，孔子看问题不是从一家一姓的兴亡为出发点的，他看得更远，注意到了从大局利益考察问题。

颜渊是孔子非常欣赏的学生，孔子曾多次褒扬他。但孔子也指出：“回（颜渊）也非助我者也，于吾言无所不悦。”（《论语·先进》）孔子含蓄批评了颜回缺乏怀疑态度的精神，此中可以看出，孔子看一个人是深刻的，不因自己欣赏而去回护他。这也表明孔子知彼知己、谦虚谨慎、不骄不傲。

季康子是鲁国的权臣，他贪欲很盛而又专权，治下盗贼很多，他就此事请教孔子。孔子说：“苟子之不欲，虽赏不窃。”（《论语·颜渊》）意思是说，如果你季康子没有贪欲，就算赏赐人民让他们为盗，他们也不会去盗窃的。这句评论可谓一针见血，指出正是季康子本身的原因才有下面人们的为盗，上有所好，下必甚焉。孔子的见识是非常敏锐的，对贪权逐利的当权者是严厉的抨击。我们也可以从新出土的郭店楚简材料来考察孔子对类似问题的认识。郭店楚简中有一篇名为《缙衣》的文章，它其中有一句话说：“子曰：下之事上也，不从其所以命，而从其所以行。上好此物也，下必有甚焉者矣。故上之好恶，不可不慎也，民之表也。《诗》云：‘赫赫师尹，民具而瞻。’” [i i i] 孔子看到了在上位者的行为对平民百姓所产生的影响，因此孔子特别强调在上位者应该以身作则，对自己严格要求，为普通人树立良好的典范。孔子的这段话与老子“不贵难得之货，使民不为盗” [i v] 有异曲同工之处。这段话也见今本的《礼记·缙衣》，只是文句略有差异，今本也缺少“《诗》云”一句。

孔子考察人一生的行事之后，提出了忠告，认为“君子有三戒”：“少之时，血气未定，戒之在色；及其壮也，血气方刚，戒之在斗；及其老也，血气既衰，戒之在得。”（《论语·季氏》）这是孔子对人们心理与生理的细致分

析，对今人还有警世作用。

孔子用世屡次受挫，他认为这是外在环境造成的，外部环境能够深刻的影响一个人的发展，甚至束缚人的发展。孔子认为外部环境时有恶劣是正常的情况，有才能的人会经常受到不利情势的历练。对于不好的处境，不是抱怨叹气，而是要努力从各方面修养自己，提高应对环境的能力。他说：“夫遇不遇者，时也；贤不肖者，才也。君子博学深谋而不遇时者众矣，何独丘哉！且芝兰生于深林，不以无人而不芳。君子修道立德，不为穷困而败节。” [v]孔子认为对于多样的外部世界，要取随机应变的态度，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来调整自己的行事方式，从而达到人生目的。他说：“君子之行己，其于必达于己，可以屈则屈，可以伸则伸。故屈节所以有待，求伸者所以及时。是以虽受屈而不毁其节，志达而不犯于义。” [vi]当然，孔子所说的能屈能伸是有鲜明的行事原则的，那就是“不毁其节”、“不犯于义”。

三、兼善天下的仁者

儒家是讲究积极入世的，在现世做出一番事业和贡献是儒家梦寐以求的，孔子当然也不例外。可以说，孔子的所有作为都是以在社会上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为目的的，通过个人的努力来改造社会是孔子的理想。他说：“吾岂匏瓜也哉？焉能系而不食？”（《论语·阳货》）意思是说，我怎能像匏瓜一样只待在一处而不被饮食？表达了积极用世的思想。而仪封人认为“天将以夫子（孔子）为木铎”（《论语·八佾》），就是说孔子必定要像“木铎”那样，用学问来发挥自己宣传和教化世人的作用。不管是为“木铎”还是不为“匏瓜”，意思是一样的，就是必须要在现实社会做出一番事业，使个人的才学得以为社会服务。

孔子有时提出“天”来支撑自己及自己的事业。孔子周游列国时曾被匡人围困，当时形势非常紧急，他的弟子产生了恐惧的情绪。孔子说：“文王既没，文不在兹乎？天之将丧斯文也，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。天之未丧斯文也，匡人其如予何！” [vii] 宋司马桓魋欲害孔子，孔子说：“天生德于予，桓魋其如予何？”（《论语·述而》）此处两次提到“天”，当然不是宿命论的意思，而是孔子借此表达自己无论如何艰难都要继续自己事业的信心，从侧面表现了孔子兼善天下的志向。同时，也是孔子在遇到挫折时对自己的安慰与鼓励，是一种自我调适的做法。

“仁”是儒家的中心学说，孔子把“仁”从人性与人际关系的立意上引申到了兼善天下这一层次，强调要把内在的精神修养扩展出来而为他人、为天下做出贡献。“樊迟问仁。子曰：‘爱人。’”（《论语·颜渊》）孔子说：“夫仁者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。”（《论语·雍也》）孔子不光这样说，他也这样做了，如周游列国，授徒讲学等等。孔子为此付出了大半生的精力，他是真正的仁者。他对自己的“仁学”抱有极坚强的信念，矢志不渝。他说：“君子去仁，恶乎成名？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，造次必于是，颠沛必于是。”（《论语·里仁》）他还说：“知者不

[第 1 页] [\[第 2 页\]](#) [\[第 3 页\]](#)

[\[关闭窗口\]](#)